



表述改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风起云涌 诗当武器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诗词在浓墨重彩地纪实国内革命战争的同时，也诗意地表达了抵御外侮的坚强决心和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悍然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毛泽东愤然题写《四言诗·〈明耻篇〉题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年五月，毛泽东在《五古·挽易昌陶》中以“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痛斥帝国主义列强觊觎我国领土。1943年4月1日，毛泽东写了《五律·挽戴安澜将军》，用“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盛赞抗战名将戴安澜。《念奴娇·昆仑》中“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一句，表达了共产党人追求天下大同、命运与共的宽阔胸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视野更加开阔，面向整个世界，成为抒发外交理想、表达外交立场、宣示外交政策的特殊文本。



核心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的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视野更加开阔，面向整个世界，成为抒发外交理想、表达外交立场、宣示外交政策的特殊文本。

20世纪30年代以后，毛泽东把中国古典诗词推向了世界。毛泽东在吟咏唱和之间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明中国立场，不仅让外国人了解了他的诗人才华和情感世界，而且向国际社会宣传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精神，塑造了新中国反对霸权、维护和平的大国形象。

冲破封锁 主动发声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与传闻充斥着诬蔑和谎言。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封锁，在陕北苏区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考察采访。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数十次彻夜长谈，破例对斯诺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把《七律·长征》抄赠给斯诺。斯诺在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故事

□ 汪建新

《红星照耀中国》“长征”一章写道：“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便风靡全球，毛泽东通过谈话和诗作，向世界讲述了中国革命故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公共外交”的大门。

此后，外国记者纷至沓来。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937年访问延安，她的《中国战歌》一书记录了她领略到的毛泽东的诗词才华，“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变革的一股清流”。1946年8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明见了毛泽东之后，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毛泽东豪迈地对她说：“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声音提高了一倍：“这儿就有一个！”

诗无达诂 亲自作注

1957年1月，《诗刊》杂志创刊号首次发表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同年9月、11月，苏联真理出版社和苏联外国文出版社就出版发行了内容相同、装帧版式迥异的两种俄文版。北

京外文局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1958年第3期登载了毛泽东18首诗词的英译文。1958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第一个英文单行本。1961年1月，中央成立了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等为成员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但迟至1976年“五一”节《毛泽东诗词》（39首）才正式出版。

毛泽东诗词毕竟是古典诗词，难免发生误读，正所谓“诗无达诂”。一般情况下，毛泽东是主张诗人不解诗的。1966年，胡乔木主编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本被毛泽东否定了，理由是：“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毛泽东也并非全不在意。1958年12月，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毛泽东写道：“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尤其是外国人不易理解，比如，误将“黄洋界上炮声隆”翻译成“黄色海洋的边上，响起了隆隆炮声”，令人啼笑皆非。1963年《毛主席诗词》（37首本）出版后，外国文

书籍出版局立即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一共有32条，达1900多字。这是毛泽东解释自己作品条目最多、最详尽的一次，足见他十分重视对外传播。

国际交往 诗人气度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不断强大，毛泽东可以更从容、更洒脱地去展示诗人的气质与才华，去展示中国文化的厚重与底蕴，去传播泱泱大国的故事与声音。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毛泽东与随行的翻译、苏联汉学家尼·费德林一路攀谈。在谈到写诗动机时，他对自己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居然还有诗兴写诗感慨不已。但他谈得更多的还是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屈原。毛泽东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脑第

一次来华访问。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三次会谈。临别时，毛泽东吟诵了屈原的一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尼赫鲁赞赏说：“主席刚才引用的两首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1961年9月，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再度访华，毛泽东在武汉多次会见了，还邀请蒙哥马利乘船游览长江，观看他在长江里游泳。蒙哥马利送给毛泽东一盒555牌香烟，毛泽东则回赠亲笔手书的《水调歌头·游泳》。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首次访华。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田中用日语“迷惑”一词来表述日本侵略中国，其中文含义是轻描淡写的“添了麻烦”。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进行了严正交涉。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首相时说：“年轻人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毛泽东特意把《楚辞集注》赠送给他，因为在《楚辞·九辩》中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这是“迷惑”一词的源头。后来日方将

记住2017年的秋天

□ 施真强

北京西郊，万寿山下，小清河畔，有一个很大很美的校园，西望香山岭，东连圆明园。这就是中央党校。

2017年8月31日，我有幸走进了中央党校，参加为期3个月的中央党校厅局级干部进修班（第69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题班学习。一路进党校的大门，便被满园的葱茏繁荫所吸引。再仔细看，这里除了朴实大方低调稳重的幢幢建筑外，有的是树、是花、是草，也有山有水、有湖有桥、有亭台楼阁、牌坊水榭，俨然是一座颇具规模的中式园林。中秋过后，两场秋雨，树叶转眼变黄，校园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银杏树、鹅掌枫领头，一株株、一排排、一层层、一片片的树都金灿灿地黄了起来，满园秋色美得令人窒息，也让我真正感受了一把故都的秋。

党校的秋色确实是美的，但比这秋色更美的、更让人留恋的却是它的理论气息、思想光芒。在这里，且不说端正庄重的教学楼、办公楼，也不说马恩毛邓塑像和“实事求是”校碑，更不说“旗帜”大型群雕、校史馆、红船博物馆，就连这校园的一草一木乃至园中的空气、湖中的水，都散发着浓郁的理论的气息和思想的光辉。理论思想是这里的精和神、魂和灵，有了它，一切物事更有生机、更具活力。正因为有了理论思想的照拂和熏陶，这里的白杨树格外挺拔，叶子在风中的声音也格外响亮，仿佛在唱着昂扬的进行曲；这里的银杏林格外金黄透亮，通体灿若明炉，像是强光对照下的巨大黄皮金丝玉；这里的建筑内涵沉着，仿佛每一块砖石每



烛窗心语

回忆家乡奔流的东荆河

□ 王利明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上，是个河流纵横的水乡，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河流有好几十条，可谓水网如织，其中深深埋藏在我记忆中的是东荆河。历史上，东荆河淤渍频繁，常酿成灾，新中国成立前荆楚大地上流传着一首家喻户晓的民谣：“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说的就是这片区域的情况。东荆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因为河道处于荆北水系东侧，故称东荆河，它西承汉水，起自潜江市泽口镇，东注长江，终于武汉市汉南区三合垸，全长173公里。东荆河横贯江汉平原腹地，连通着四湖流域的密集水系。流经我家乡的这段水域水面宽阔，自荆州往下，最后注入洪湖。

我家离东荆河不远，只有五里地。春天的东荆河水流平缓，田野里到处都是金黄的油菜花，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片片金色的地毯。我们从田埂上穿越一片片油菜地，来到东荆河边，河两岸的杨柳都吐出



了嫩绿的新芽，河边的草地也泛出一片新绿，万物复苏，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到了五月初五划龙船、包粽子的季节，我们都要到东荆河边去割芦苇叶。那时候东荆河边成片成片的都是芦苇，长得比人还高，如果跑到芦苇里面捉迷藏，根本见不到人，需要同伴互相大声喊叫才能辨清方向。那时，东荆河边有一些专门割芦苇的人，他们半夜开始收割，到了早晨就可以割出几大捆，用牛车慢慢拉回家，再用芦苇编织成箩筐等各种手工艺品售卖，或者用它们来整修房顶，而我和我的伙伴们只是割一小捆新鲜而又宽大的芦苇叶带回家，用来包粽子。

到了夏天，几场大雨之后，东荆河的河水开始上涨，这意味着汛期即将来临。那时，大雨会把东荆河两边的泥沙都带进去，浑浊的河水就像奔腾的野马一样奔流向前，河滩也会被吞噬，河面一下子就变得宽阔起来了。

东荆河汛期时，镇上附近的村民都会被组织起来，到河堤上防汛，去源头打桩，把麻袋装上泥土，一层一层往上垒。防汛期间，很多人晚上不能回家，大家就在堤上安营扎寨，随时防备意外。那个时候，防护堤坝是人们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身后就是自己的家园，只有挡住河汛，才能守住家园。后来我去附近的一个村子下乡插队，每年夏天也都要去东荆河抗洪。堤坝被冲垮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记得有一年汛期，半夜的时候村里面的广播突然大喊，说东荆河上游的一个堤坝倒了，紧急动员大家到坑子上去，加固堤坝，还有人敲着锣大声喊叫，让大家赶紧带上工具。我们坑子的堤坝本来是很高的，但眼见洪水不断上涨，我们民兵连赶紧冲

到最前面把准备好的木桩一根根打下去，再把事先准备好的沙袋不停地往土上坐，经过一夜的奋战才勉强顶住了这次大洪水。

秋天到来的时候，过了汛期的东荆河重新变得宽阔宁静，岸边杨柳的树叶开始渐渐变黄，风一吹，枯黄的树叶星星点点地落在水面上，顺着河流漂下。枯树枝也会掉落下来，我们跑到河边捡这些枯树枝做柴火。我在上小学时第一次和同伴去东荆河边捡柴火，记得那天我们凌晨就起床，每人带两块锅块，带上一根扁担和两根绳子就出发了。等我们来到东荆河边时，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东荆河水流不大的时候，会露出一块很大的河滩，河滩两岸都是杨柳树林，经过大风的劲吹，许多树枝都摔在地上。我们就捡起这些树枝，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去河边玩耍，中午就挑着一小捆柴火回家。

入冬后，刚刚过了紧张的秋收季节的庄稼人来不及喘一口气，就要上河去修河堤、挖河道。冬天的东荆河水很少，有的地方甚至看得见底了，需要挖深河道，疏浚河道。1976年冬天，我16岁，作为下乡知青，第一次参加疏浚河道的劳动。由于要疏浚的河道离家有点远，为了节省时间，村民就在河边安营扎寨。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是按照军事编制进行管理的，每个村编成一个营，下面又分别编成一个个连、排。我记得当时我们还在河边插了好几面旗帜，有“民兵营”“铁姑娘战斗队”等等，旗帜在寒冬中迎风飘扬，让冬天清寂的东荆河变得热闹起来，疏浚河道的工地也充满了热烈的气氛。

疏浚河道的劳动十分辛苦，我们住在河边，用莲梗稻草扎成简易房，把稻草铺在地上当床，每天天

不亮就开始挖河道，挖了几天下之后，河水渐渐地沁出来，没过我们的胶鞋，这时生产队长就让大家脱掉胶鞋，赤脚下去。大家脱掉胶鞋，顶着凛冽的北风，走进了冰的河水里面挖泥。为了鼓舞大家，生产队长教大家先用凉水使劲地搓两脚，搓红了就失去知觉了，然后再下水挖泥。晚上收工前，再用水把腿和脚搓半天，等有知觉了才能穿上袜子和鞋子。

修堤同样也是苦差事。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取土，装进沙袋再抬到堤边。队长给的任务是每个人每天要挖出5立方米的土，完不成任务不许收工。这样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因为除了挖土外，我们还要把土挑到河堤上去。一天下来，我们的胳膊因为过度负重都要裂开了，血会从皮肤表面渗出来。有村民跟我说：“每个庄稼人的肩膀都有厚厚的茧，你这样一个冬天下来，肩膀也会长茧子，明年再挖土挑土就好多了。”那时候，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听见生产队长吹口哨，让大家歇一会儿，哨声一响，我们就可以坐到树边，惬意地休息一会儿。

四季更替，每个季节的东荆河都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我最后一次见到东荆河是在一个夏天，但那时河水已经非常浅了，昔日像野马一样奔腾不息的景象很难再见到了。那个时节河边的芦苇已经开始枯黄，但再也见不到打草的人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自从三峡大坝修起来之后，东荆河的水流减少了很多，当地人再也不用抗洪抢险修河道了，那些曾经用于抵御洪水的东荆河堤坝也已经失修多年，破旧不堪。虽然当年的那些人和事再也无法重现了，但我们在东荆河边嬉戏、忙碌的场景仍深埋在我的记忆之中，历久弥新。